

屈原懷沙

沈
鵬
書

沈鵬
書

屈原懷沙

湖南人民出版社

《湖湘四典》序

唐浩明

近百餘年來，從曾國藩到毛澤東，湖湘子弟的所作所爲令世人震驚。若說其作爲之成就，一時尚難以定論的話，而其作爲中所發揮出的能量，却不能不爲世所歎服。史學家說，清季以來湖南人才輩出，功業之盛，舉世無出其右。是什麼原因，使得湖湘這匹黑馬，突然間橫空出世，振鬣嘶鳴、昂首奮蹄長達百年之久？

一向被稱作蠻荒之國、直到宋代仍有大片區域爲中央朝廷鞭長莫及的湖湘大地，其實并非文明的化外之邦。自古以來，以倔強著稱的這方水土的民衆，在艱難的生態環境中創造出獨具特色的本土文化。這種文化，既是他們世代相傳哺育子孫的精神乳汁，也是他們爲人類文明所作出的重大貢獻。這種本土文化即湖湘文化。湖湘文化是一個蘊含偉力的文化，它長期來不爲世所知，祇是到了近代，各種機緣湊泊，它才火山突發般地涌出驚天動地的力量。

湖湘文化是如何形成的？它有哪些特有的精神實質？近年來，這些課題受到有識之士的重視。我個人認爲，探索湖湘文化，不能離開兩個關鍵詞：一曰楚風，一曰湘學。

楚風即楚地之風土人情。大約在公元前七八世紀，湖湘大地便已納入楚國的版圖，被稱作南楚。史冊上常用荒僻、閉塞、多巫風、尚武、輕死、易激發等字眼來描述南楚風

氣。形象地記錄這種南楚風氣的典籍，就是著名的『書楚語，作楚聲，記楚地，名楚物』的楚辭，其中尤以屈原之作爲代表。屈子騷賦，既是今天研究當年楚風的原始資料，同時，它所追求的人生價值，以及所揭示的人類美好品性，千百年來，也在激勵湘人的奮發前行，打造湘人的群體品格。

湘學即由兩宋時期所創立，爲後世所弘揚的湖湘學說湖湘學問之簡稱。它屬於理學範疇，但又具有自我地域特色。出生于道州的濂溪先生周敦頤是其鼻祖。湘學以道德心性、經世致用啓迪學子，爲湖湘士人的安身立命營奠基石，指示明徑。從楚風與湘學入手，可大致把握住湖湘文化的主脉。

漢輝與我不謀而合。近年來，漢輝以高昂的熱情致力湖湘文化的傳播。去年，他主編《長沙百咏》，獲得很好的成效。今年，他又從有關湖湘的浩瀚詩文中選出四篇，作爲認識湖湘文化的入門。這四篇文辭爲：屈原的《懷沙》、陶淵明的《桃花源記》、周敦頤的《愛蓮說》、范仲淹的《岳陽樓記》，統名之曰《湖湘四典》。

毫無疑問，《湖湘四典》首先是膾炙人口的美文，而它同時也是湖湘文化之楚風湘學特色的高度濃縮。屈原的《懷沙》，寫的是三閭大夫不與濁世合流的高潔情懷，而我們也可從中感受到滔滔孟夏、草木森森的遠古湖湘的荒涼氛圍，以及這塊土地上游蕩着的屈子精魂。陶淵明的《桃花源記》，講述的是五柳先生對社會的美麗憧憬，他將心中的理想國

設置在武陵，也借文學作品爲我們透露湖湘文化史上的一個重要信息，即秦漢時期曾有大批北人因避戰亂而流徙湖南，由于偏遠閉塞的原故，湖湘個別地方，還存留着先世遺民某種小國寡民式的和諧古風。至于周敦頤的出淤泥而不染的君子品性、范仲淹的先憂後樂的仁人之心，則讓我們觸摸到湖湘士人重操守敢擔當的學理源頭。

值得嘉許的是，漢輝以書法藝術之美來推出《湖湘四典》。展現在這裏的四幅精心結構的書法珍品，無論是沈鵬先生的草書，李鐸、唐翼明兩先生的行書，還是盧中南先生的楷書，或含鍾王南派之神韻，或藏歐褚北派之魄力，或稟『清水出芙蓉』之姿，或如『驚風飄白日』之厲，盡皆繁英繽紛，美不勝收。除盧先生未曾謀面外，其他三位都是我所熟悉并尊敬的書法家。他們不僅書道精邃，更兼學問淵懿，閱歷豐富。在他們才情飛揚、氣韻生動的筆勢墨趣面前，可以分明感受到那種建立在厚實廣博基礎上的雄渾靜穆、真元彌滿的大家氣象。他們的人生已進入化境，他們修煉一生的書法藝術也已進入化境。

難得漢輝抱精誠之心，具執着之志，請沈李，邀唐盧，相會前賢，共同成此傑構，將湖湘文化以如此美妙的姿儀呈現在世人面前。我因此事而喜悅，遂欣然爲序。

戊子七月于長沙靜遠樓

留聲為記



以不笑為

倚杖看水人

白雲寺上响

今者
これ

正
然
其
子

于今
求今
今

生
如
心
子
学

拱 惜 功 志 意

石 馬 回 抄

刻方為圖

方容為圖

志
果
足
可



論
未
改
內
學

馬家夫人所

是以前所

其孰能其者

正之其者

予懷
明
德

三
六
子
子
子
子
子

新
年
好
喜
歡
大
家
一
起
歡
笑